吾辈前行，明灯不熄

—读《孔子传》有感

虞萍 礼河实验学校

翻开书之扉页，一首小诗震撼人心：……世纪大殿的前檐下是黑暗和蛛网。你把自己当成蜡烛了。 在黑暗的心脏，你微弱但顽强的光辉在四面的飙风中艰难地闪耀。……你的智慧和正义之灯却依然不熄，……你是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独自乘桴而去的民族之父，而我们呵！却常常是背弃正道惑于迷乱的不肖子孙。传道受业解惑，是啊，解惑才是一个老师最为根本的意义，解惑使人明礼；解惑使人明义；解惑使人明道。

至圣先师，一个专属于一个人的称呼。这四个字，特指孔子一人，除他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能也不会使用这四个字。为什么孔子是全中国教师的祖师爷？难道他是全中国第一个老师？之前我也有这样的疑问，然而看完此书，我才知晓其中的关键。其实在孔子之前，就有学校，但那个时候的学校，是属于国家机构。当时，学在官府，官师合一，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，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。孔子之所以被推崇为教室行业的祖师爷，并不仅仅因为他开办并推广了私塾，也不是因为他那“三千子弟，达者七十二”。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教育理念：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

对于孔子来说，接受教育这件事情，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有所改变。王朝贵族，庶民百姓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。最初开办私学的人未必就是孔子，但把私学办成传授文化、培养人格、培养知识阶层的场所，则毫无疑问是孔子。正是在他的私学里，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——这些人既不是世袭贵族，也不是后来的科举士大夫，他们不是官僚机构中的成员。他们是那时代冒出来的“新人”，名称叫“士”。

在因材施教上，孔子更是深谙此道，平时，孔子非常注意观察，了解每个学生的爱好、个性和资质，熟记于心。在教学中，他一方面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进行不同的指导。如学生“问仁”“问道”“问政”“问君子”，他总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。另一方面，孔子还经常针对学生的不同缺点，对症下药进行教育。如冉求和仲由都问孔子：“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？”孔子回答仲由说：“有父兄在，你要先问问他们的意见”。在回答冉求却说：“听到了就要行动。”学生公西华见他回答得不一样，就问孔子是什么道理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冉求遇事胆小退缩，所以我要鼓励他前进；仲由好勇过人，所以我要约束他。”

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这八个字，放在今天任何一所学校里，都是被推崇的教育铁则。甚至我们很多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依然做不到这八个字。但是两千四百年前的孔子，就已经把这八个字，做到了极致。孔子所处的年代，教育资源真的有限。教材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厚重枯涩的几本经典。教育场馆就更捉襟见肘了，今天在郑国，明天可能就要动身去鲁国。但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却遍布各国，从政到商到文学，都有他的学生。看似他的一生都在周游列国中颠沛流离，但是在颠簸的途中，他却能将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教育学生。你翻开《论语》，孔子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对学生有所教育，根据不同的风土民情，将晦涩的知识，摊开来给学生讲。孔子之后，几千年的中国，游学，成了文人们的必修课。这不仅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么简单，更是一次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征程。

宋人说，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”。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，确实是混乱无道。他为之伤心不已：辉煌的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，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，他制定的“礼”“乐”也土崩瓦解。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”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，且个个生龙活虎。九鼎不知去向，三礼流失民间。东周龟缩在洛邑弹九之地，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，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刮。在这种时候，要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，真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痴人有多种，或因情深而痴，或因智浅而痴，而孔子则属于前者。

是的，他一生都在追寻，他周游列国，颠颠簸簸，既是在找人，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，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，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。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，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！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，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，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。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，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，相反，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、生机无穷的魅力。

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，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，一个杀人盈城、杀人盈野的时代，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，充满激情，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？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？是孔子。

但挽狂澜于既倒，或知其不可而为之，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当他奔波倦极归来，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，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，“甚矣，吾衰矣”，他顿时心凉如水。这衰弱的老人，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，多少理想都破灭了。于是，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，吹彻古今：“逝者如斯夫！”

我在几千年后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，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。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。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：吾辈必当前行，明灯煌煌不熄。